

知乎盐选 | 一

第 1 章 回魂压棺

我出生在农村，自幼跟我爷爷长大，家里就两个房间，爸妈睡一屋，我和爷爷睡一屋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去读大学。

我读大四那一年，爷爷突然去世了，没有任何的征兆，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走的。我从学校赶回去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了，爷爷的灵堂就设在堂屋里，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。

我回到家后，第一件事是看爷爷最后一眼。长辈们把棺材打开，爷爷安安静静地躺在里面，脸色苍白，但是嘴巴却是张开着，好像是有什么话说。

我问大伯，爷爷的嘴张开着，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愿没说出来？

大伯听了我的话，瞪眼训斥了我一顿，让我不要乱说话。

我不知道大伯为什么会突然间生气，却不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多问，只好不再说话。

二伯比我回来得晚，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。他在地当警察，不好请假。回来之后按照惯例是瞻仰遗容。我也跟着去看了，发现爷爷的嘴巴还是张开着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我总觉得似乎比之前张的更大了些。

二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我听见他小声对大伯说道，爹的嘴怎么是张着的？要想办法闭上。

大伯看了一眼周围，见没有外人，才小声说，都试过了，闭不上。

二伯想了想，去拿了一条热毛巾，敷在爷爷的脸颊上，这是要让僵硬的肌肉变得松软，然后再合上爷爷的嘴。热毛巾换了三四条，然后二伯试着合上爷爷的嘴。没想到这个办法还真的管用，可嘴是合上了，但却是歪的！

爷爷生前并不是歪嘴巴，怎么死后变成歪嘴巴了呢？难道他真的是有什么遗愿没有完成？

一屋人看到这场景，又是一阵痛哭。

等过了一段时间，大家都安静下来后，二伯又问，嘴里放银子了没？（这是我们那边的传统，死后都要在嘴里放银子）

我妈说放了，当时没找到爷爷生前准备的银子，她就把自己的一对银耳环放爷爷嘴里了。

大伯和二伯轮流在灵前守夜，只有我爸是一直跪在灵前，谁劝也不听。

爷爷一共三个儿子，我爸最小，但是和爷爷的感情却是最好。爷爷生前哪里都不去，就只爱住我家，赡养工作全由我爸一人负责。大家都知道我爸和爷爷的感情好，也就没去多劝。

爷爷在堂屋里一共摆放了五天，第六天上山。

这之前，全家人在风水先生的主持下，开棺看爷爷最后一眼，寓意送爷爷最后一程。

那是凌晨五点，天色刚蒙蒙亮。打开棺后，所有亲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！

爷爷脸色铁青，他的嘴竟然又张开了，而且比之前张的更大，那种幅度甚至已经超过了正常人能做到的范围，下巴都快贴着胸口了！

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着了，那个风水先生也没了主意，他说他也没见过这样的事情，反倒是问我大伯怎么办？

我大伯他们三兄弟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按原计划不变，起棺上山！

来给我爷爷抬棺的都是村里的壮汉，哪家有亲人去世，几乎都是找的他们。因为按照习俗，棺材一旦起棺，就不能在中途放下，必须一口气上山。所以抬棺的人必须很壮。（我们那里还不流行火葬，全部是土葬。）

风水先生做好法事之后，来抬棺的八人分别拿着木槌在棺材的四角钉下一枚铜钉，然后搭好绳子，穿上粗木棍，扛在肩上，



就等着风水先生的一声令下。一旁的烟火先生已经拿着打火机准备点鞭炮。

风水先生拿着桃木剑，在法坛上重重劈下一剑，大喊一声：
「起棺！」

点鞭炮的烟火先生点燃鞭炮，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之后，八位抬棺的壮汉大喝一声「起」，只听见绳子嘎吱嘎吱地响，八人蹲着马步，可无论如何也直不起腿来。

棺材没抬起来！

我爸他们当时脸色就不好看了，抬棺的红包是给了的。没想到他们居然出工不出力！但是这个时候又不好发作，我爸只好赶紧再包了八个红包，准备给抬棺的八人。

可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那八人说什么也不收。其中一个说，老爷子是村里的长辈，大家伙都敬重，不可能不使劲抬棺。确实是这棺材太重了，就算给我们再多的红包，也抬不起来啊。

我爸无奈，只好把红包装口袋里，可是脸上却是急得要命。

还好前来送殡的队伍里，还有年轻的壮汉，听说棺材抬不起来，就主动来帮忙。于是又添了一条绳子，加了一条杆，然后按照前面的程序再走一遍。

可是鞭炮声响完之后，棺材依旧没能抬起来！

这一下，大家伙都急了，人群里也出现了一些议论的声音。纷纷说我爷爷肯定是有什么心愿放不下。

我爸担心村子里的人乱嚼舌根子，于是招呼大伯再添了一条杠，他们两兄弟亲自抬棺！

十二个人了，竟然十二个人还是抬不动！

回魂压棺！

我听见那个风水先生惊呼了一声，他之前也以为是抬棺的人出工不出力，可是现在他的脸色都变了。我看见他赶紧招呼我爸他们三兄弟，问老爷子生前是不是还有什么心愿未了。

我爸他们都说没有，平时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没有什么没完成的心愿啊。

我爸他们三兄弟想了好一阵，还不断地对着棺材说话，但是抬棺的那十人怎么也抬不起来。最后我爸直接跪在了棺材前，一边磕头一边说，爹，你要是还有什么心愿，你晚上给儿子托梦，你这样不肯走，我们都不安生啊！

我大伯二伯也都跪下磕头，第三代人中，比如我和堂兄堂姐们也纷纷跪下，顿时哭声一片。

说来也怪，这一跪，之前十二个人都抬不起来的棺材竟然被十个人就抬起来了！

我爸担心事情有变，赶紧招呼大家上山。

这一路上，我看见我爸连大气都不敢出，一直盯着爷爷的棺材，生怕他老人家一个不高兴就不走了。



还好，棺材顺利的入了土，中间没出什么岔子。

填坟的时候，家里人要求我们第三代先回来，不许我们待在那里，据说这也是习俗。

我跟着堂哥他们回了家，看着灵堂还没拆，但是爷爷却永远离我们而去了，心里很是难受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就忍不住地流了出来。

我妈看见我哭，立刻把我拉到一边，很是严厉的训斥我，出殡第一天不许哭！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还是强行忍住了。后来我妈告诉我，要是出殡第一天哭的话，死去的人会不舍得离开。当然，这都是后话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睡在以前和爷爷一起睡过的房间，我总感觉爷爷还在我身边。想到以前夏天睡觉的时候，爷爷都会拿着扇子替我扇风，可是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光了。我的眼泪又忍不住要流了下来。但是想到我妈的话，我给忍住了，万一我爷爷舍不得走了怎么办？

迷迷糊糊中，我看见我爷爷走了进来，他和以前一样躺在我的旁边，侧过身子来，胳膊一上一下的，好像是在替我扇风。可是他手里根本就没有扇子啊。我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地看了看爷爷，却发现他大张着嘴巴，脸色铁青，身上穿的竟然还是下葬时候的那身寿衣！

然后，我清晰地看见爷爷的嘴突然动了动。

「啊！！！」我吓得尖叫起来，睁开眼一看，还好这只是一个梦。

窗外的天还没亮，应该还是凌晨，我伸手想要摸一下放在枕边的手机看看时间。可是，我却摸到一张冰冷的脸！

我慢慢转过头去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映入眼帘的，赫然是爷爷那张张大着嘴巴的铁青脸，而我的手，就放在他的嘴里.....

第2章 自己爬出来的

我不是在做梦，而是我爷爷真的回来了。

可是，爷爷不是已经下葬了么？为什么他的尸体会跑到我的床上来？

没一会儿，先是大伯赶了过来，看到爷爷的尸体后就是一阵乱骂，「是哪个砍脑壳死的背时鬼，搞出挖人老屋（我们对坟的叫法）的事情！」

然后是二伯。他看到了爷爷的尸体后，眉头都皱得像是拧到了一起，却没有多讲什么。

「现在哪个办？」我爸开口问道。他现在也是没了主心骨了。

「还能哪个办？趁到天没亮，赶紧埋进去。小阳，你去村头喊陈泥匠，莫惊动其他人。老二老三，我们三个把爹老子的身体抬到坟里去。」大伯吩咐着。

虽然大家都没说，但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，发生了这种事情，是不可能大张旗鼓地办，更加不能让其他人知道。否则的话，村里人肯定会闲言闲语，戳断我们家的脊梁骨。

穿上鞋子之后，我就朝着村头的方向走去。快出院子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发现我爸他们三兄弟齐刷刷地跪在床边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，然后才开始搬尸体。

我走得很急，生怕这件事会被其他人看见。还好村里的路我都熟悉，否则天没亮走村路，非要摔跤不可。

按照道理来说，盛夏的早晨不会太冷，加上我又是一路小跑，身体肯定不会觉得冷。但是我却是越走越冷，总感觉身后脖子有人在给我吹冷气。

农村的清晨，鸡都没叫，大家基本上都在睡觉，而且身后哪里有脚步声？更别说会有人给我吹冷气了。可如果没有人，那我脖子上的阵阵凉气到底是怎么来的？

我很想回头看一眼，但是又想到老一辈教给我的，晚上走夜路不能回头，因为回头一次，就会把肩上的火焰吹灭一把，很容易招鬼！

说实话，作为大学生的我，以前是从来不相信这些的，但是在遇到我爷爷这件事之后，我开始对我之前的世界观产生了怀疑。因此，即便是莫须有，我也只是硬着头皮往前走，不肯回头！

坚决不回头！



好不容易挨到了陈泥匠的家门口，我发现我的后背都已经湿透了，大夏天的，竟然是冒冷汗冒的。

我尽量小声地喊着陈泥匠，生怕被隔壁的邻居们听见。可是陈泥匠一直没有应我，我不得不开始敲门，声音越敲越大，陈泥匠的声音终于传来，问道：「谁啊？」

「陈叔，是我，小阳。」我低声回应着。

陈泥匠打开门，我简单地把事情小声地讲了一遍，陈泥匠的眉头也皱了起来，回屋拿了一个泥匠桶子，就和我一起去爷爷的坟地了。

我们到坟地的时候，我大伯他们已经到了。我上前去看了一眼我爷爷的老屋，发现并没有被挖开的痕迹，只在坟顶上有一个洞，刚好容得下一个人进出。

我准备走近点儿以便看清楚，却被我二伯催着回去。我想要留下来，他们都不允许，讲死者入土，隔代的亲人是不能到现场的。

我虽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，但还是听话地回去了。

我爸他们一直弄到十点多的时候才回来。

事情忙完了，大伯请陈泥匠到屋里吃饭，这是传统。

席间，陈泥匠一直皱着眉头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我看了一眼我二伯，他和陈泥匠一样，也是眉头紧锁着。最后在我大伯的追问下，陈泥匠终于把他担心的事情讲了出来：「启东哥，这件

事我看你还是再找个风水先生看哈子（看一下），廷公的坟有古怪。」

「么子（什么）古怪？」

陈泥匠没开口，我二伯却开口道：「如果是盗墓的人倒斗，从外往里挖，那么坟口子的开口方向应该是外面大，里面小，越挖越小，这个应该好理解。但是爹老子的坟，大家刚刚都看到了，很明显是里面开口大，外面开口小——也就是讲，这个口子，是从里面往外面挖的！」

二伯顿了顿，继续道：「也就是讲，爹老子是他自己从坟里爬出来的！」

即使是在这大夏天里，二伯的话，也让在场的所有人背脊一阵发凉！

如果真的像二伯说的那样，爷爷的尸体是自己从坟里爬出来的，那么这件事就已经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了。总之，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。

于是我试着去打破对话。

「会不会是盗墓贼从其他地方打孔进到坟里，然后从里面打洞出来？这样看上去就好像是爷爷自己从里面挖洞出来一样。」
我说出我的想法。

二伯点头表示有这个可能，但是陈泥匠却是摇摇头，猛吧唧吧唧几口旱烟之后，才缓缓说道：「修坟的时候，我就有怀疑过

小阳的想法，所以特地进坟里看过……」

说完他接着摇摇头，没有把下文说完。但是大家都晓得，他摇头就表示没有其他人进去过。

吃完饭后，我大伯要给陈泥匠包修爷爷老屋的红包，被陈泥匠拒绝了。他说这件事太邪乎，他也不晓得这老屋该不该修，反正钱肯定是不得要咯。

说完他转身就走了，边走还边在说，造孽啊，修了一辈子的老屋，还没碰到过哪个（那么）邪门儿的事。

等到陈泥匠走后，二伯讲他到镇上找个人。他没讲是找哪个，不过大家都晓得，他应该是去找陈泥匠口中的风水先生了。

整个白天，屋里的人都阴沉着脸，很显然是在担心爷爷的事情。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，大伯才讲，他今天晚上去坟地里守一晚上，看看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敢动爹老子的老屋。他还是相信这是有人在乱搞。

我虽然害怕，但还是坚持要跟着去。毕竟这是我爷爷，我不可能看到他的老屋被人刨开。我爸见我态度坚决，没有多说什么，这件事他也没有了主意。不过吃完饭后，他也跟着我们来到了爷爷的坟边。

这个时候天刚刚黑，大伯和我爸在附近找了些柴火，然后在不远处燃起了篝火——这不是为了取暖，而是为了照明。

借着火光，我看见爷爷的坟墓安安静静立在那里，似乎和平常的坟墓没有什么两样。但是一想到爷爷从里面爬出来，就觉得那里透露着一股子难以言喻的诡异，仿佛是一头洪水猛兽，似乎只要一张嘴，就能把我们三人给全部吞没。

三个人围坐在火堆旁，此时此刻也顾不得炎热了。再说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的天气竟然不是很热，即便是坐在火堆旁，都还觉得后背有点冷。我不知道我爸和大伯是不是这样，我又不敢问，害怕他们担心。

时间就这么流逝着，大伯和我爸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，有时候甚至都牛头不对马嘴。我知道，他们两个心里其实也是害怕的，所以才会用这样的方法来转移注意力。

突然，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响起，我立刻回头大喝一声：
「谁？」

但是我什么也没看见。

大伯和我爸问我怎么了，我说我听到有人走路的声音。

大伯和我爸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我爸说去看看，让我待在这里别动。

说完话，我爸从火堆里拿了一根烧着的棍子当火把，又从一旁捡了一根木棒，这才朝着我身后的方向走去。

我和大伯都站在篝火旁看着我爸，心里有些着急。爷爷的坟地虽然不算太偏，但是也绝对不是一般人都会来的地方。这么晚

了，到底会是谁来这边呢？

「站住，别跑！」远处，我爸突然传来一声大喊，紧接着，我们就看见我爸钻入丛林里，他手上的那点火光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远，以至于最后被黑暗吞没。

有那么一刻，我很想哭。我害怕我爸会出什么意外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已经再不能承受更多的打击了。

我和大伯坐在篝火旁等了一会儿，时间至少已经过去半个小时了，但是我爸还没有回来。我开始有些着急了。大伯也是，他起身，对我说，我去寻你爹，要是我半个小时没回来，你就先回家去。

大伯也去了，整个坟地就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四周一片漆黑，我很害怕，不敢往其他地方看，只好不断地往火堆里添加柴火，生怕这唯一的火光也熄灭了。

我的后背还是好冷，于是我转过身来，准备烤一下后背，而且后背靠着火堆，面朝外面，也更安全一些。

我的手里握着手机，每隔一会儿就看一下时间。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，大伯离开也有二十分钟了，我开始越来越害怕，在这漆黑的夜里，在爷爷的坟地边上，我似乎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。

「沙沙沙……」我突然听到有声音传来，而且，是从我爷爷老屋那边传来的！

第3章 挖坟

我吓得赶紧挪了几步，面朝着爷爷的坟墓，后背靠着火堆，打开手机的闪光灯，照着爷爷老屋的方向。

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，但是那沙沙的声音还在不断的响起，那声音，就好像是有人在用指甲扣沙子的声音！

难道是爷爷在坟里面开始挖洞了？他又要出来了么？

扑通。

我直接跪在地上，对着爷爷的老屋开始磕头，一边磕头一边哭喊着：「爷爷，孙儿在这里，你有什么事你托梦给孙儿，你不要再出来了黑人（吓人的意思）咯。」

我这么一哭喊，那沙沙的声音果然消失不见了。我以为是爷爷听到了我的哀求，所以不再出来了。可是没想到，过一会，那沙沙声再次响起。而且这一次，不管我怎么哭喊，那声音都没有消失，并且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急促。

终于，那声音停止了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过了十二点，大伯也去了半个多小时，还是没有回来。我准备按他说的，先回去。

等我再把手机的闪光灯对着爷爷老屋的时候，我差点吓得心脏停止！

我看见爷爷老屋的顶上，一个张大着嘴的头缓缓冒了出来。铁青色的脸精准无比地对准了我的方向，眼睛紧闭着，整个脑袋

已经开始有些浮肿。

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加的诡异，我看见他张大着的嘴竟然开始慢慢合拢，然后，在闪光灯的照耀下，往后裂成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笑容！

爷爷他，在对着我笑！

「啊！！！」

我大喊一声之后，就再也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。

等我再醒来的时候，我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了，我妈坐在我床边，在低声抽泣着，大伯和二伯坐在门边。

我喊了一声妈，我妈见我醒来，不由分说地就抱着我哭。

我看着大伯和二伯，他们也看着我，但是视线相交之后，他们就低头自顾自地抽起烟来。

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我问，我爸呢？

这么一问，我妈哭的就更厉害了。

大伯从后腰带上取出一只鞋子，说，昨晚追出去没多久，就见到了你爹的孩子（鞋子），人没找到，听到你喊，我就跑回来咯，刚好碰到你二伯过来。

二伯也说，镇上的人没请到，他喊我赶紧回来，讲可能要出事。我很早就往回赶了，没想到半路迷了路，还是来迟咯。看



到你的时候，你晕倒在火堆边上，你爷爷就站到你旁边。

我挣脱我妈下床，大伯问我要闹那样。

我说我要去找我爸。

大伯拦下我，讲村支书已经发动全村人搜山咯，你就不要再去。你爸就你一个娃儿，你要是再出事，我对不起你爸。

听我大伯这么一说，我妈哭得更厉害了，我没敢哭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不能哭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的中年人进了我屋院子，我二伯见到他，噌地一下站起来迎了上去，脸上还带着笑脸，说道，老同学，你终于肯来咯。

那中年人叹息一声，摇了摇头，讲，唉，我也不想来，事情闹这么大，不来不行咯。你把搜山的人都撤回来吧，我有用。唉，人少了我怕镇不住.....

我二伯是一个极有主见的男人，但是听了他这个老同学的话后，立刻就找村支书王青松，让他把搜山的乡亲们撤回来。

在这个陌生中年人的招呼下，所有人都去了我爷爷的坟地。

这个陌生中年人似乎有点名气，很多乡亲们竟然都认识他，称呼他为陈先生。我妈一开始还不同意把搜山的人都撤回来，但是知道这是陈先生的要求后，也就同意了。

陈先生到了坟地之后，也不说话，绕着我爷爷的老屋走了一圈，然后掐了掐手指，就对乡亲们说道，留二十八个男的，其他人都回去。

陈先生又看了一眼我爷爷的老屋，接连唉声叹气了好几下，这才从他随身带来的一个布袋里取出一些东西。有铜钱，有红线，还有一些黄颜色的纸，后来知道，那叫作「符」，以及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。

陈先生先是用红线在爷爷老屋的四周横七竖八的绕了一圈，在红线上还贴了些「符」，然后叫来这二十八个壮汉，每人发了一枚铜钱，要他们含在嘴里，并且对他们说道：「一会儿不管发生么子事，不准开口，不准讲话，晓得了不？」

他们纷纷点头，于是陈先生站在爷爷的老屋前，看了看天色，已经快下午三点了。

扑通！

陈先生毫无预兆的跪倒在爷爷的坟前，手上捏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，然后恭恭敬敬地对着爷爷的老屋磕了三个头。

磕完头后，陈先生并没有站起来，而是继续跪在坟前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在对爷爷的老屋讲话，廷公大伯，不孝后生陈恩义，为救人性命，前来叨扰，如有不敬，多多海涵。

说完之后，原名陈恩义的陈先生一抛手里的六枚铜钱，然后弯腰仔细看了看，摇了摇头，又重复一遍之前的动作，磕头，讲

话，抛铜钱。弯腰看了看，再次摇了摇头。我看得分明，陈先生的脸色在看完第二次铜钱后，开始变得苍白。

陈先生就这样前前后后抛了九次铜钱，到最后已经是面无血色，苍白的就好像死人一样。

第十次的时候，陈先生磕完头之后，没有再好言好劝地讲，而是指着爷爷的坟骂了起来：「洛朝廷，你难道真的要断子绝孙？如果不是，你就给后生一个好兆头！」

说完，陈先生再一次抛洒手里的铜钱。

铜钱刚落地，陈先生就迫不及待地弯腰去看。这一次，他终于脸色缓和了些，松了一口气，然后挣扎着站起来，因为跪的时间有点长，差点摔倒。还好我二伯眼疾手快，扶住了他。

随着陈先生的大手一挥，一声令下：「挖坟！」

所有人听到这两字，都是面色一变，就连二伯都是一样。很显然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到陈先生之前准备那么多，竟然是为了挖坟！

我也是，我之前还以为陈先生留这么多人是为了给爷爷的老屋再加固一层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他居然是要挖坟！

我二伯脸上有些难看，我大伯更是直接不准，还指着陈先生的鼻子骂骂咧咧。但是陈先生是铁了心的要挖坟，可究竟是因为什么，他也不解释，就对我二伯说了一句，你如果不想你屋老三死，就赶紧挖坟。

这话一出，我大伯和二伯就都没脾气了，赶紧招呼大伙挖坟。

「再不挖坟，就来不及咯。」陈先生看了一眼天色，叹了一口气道。那些壮汉再也不敢耽误，拿起锄头就准备挖坟。

「九个人一组，轮流挖，剩下的一个站到坟头。记到起，不管哪个（怎么）样，一旦开始挖坟，就不准讲话，更不能开口。要是铜钱掉到坟里，那就自求多福。」陈先生再次叮嘱道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就看到这二十七个壮汉轮流开始挖坟。他们都不敢说话，就好像是一场哑剧一样，只有锄头锄地的声音不断传来。

陈先生在坟地里走来走去，似乎很是焦急。

因为爷爷的老屋被水泥加固过，所以最外面一层最难挖。好在昨晚爷爷自己爬出来挖出了一个口子，所以动起工来也不算太难。

一个小时后，外面的夯土层总算是被全部挖开，露出了里面的棺材。

陈先生分开众人来到坟边，看了一眼棺材。然后在大家惊诧的眼神中，跳下去趴在棺材上面，把脸贴在棺材上，好像是在听棺材里面的动静。

大约一分钟之后，陈先生跳上来，急急忙忙地指着棺材吼道，快点儿开棺，快点儿开棺！

喊完这话之后，他又马上阻止了大家，然后让那些人把嘴里的铜钱吐出来，在棺材的四周摆了一圈，有三边是九颗铜钱，坟头那边只放一颗。

开棺的第一锤是一直站到坟头的那个人敲的，然后大家伙一起开棺，没多一会儿，棺材上的铆钉全部被拔出来，只剩下最后一步，开棺！

我原本以为陈先生会像电视里演的那样，对着棺材做一些法事什么的，可是没想到，陈先生招呼大家一起把棺材盖子给掀开了，大家伙往里面一看，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！

棺材里躺着的，竟然不是我爷爷，而是失踪了一天的我爸！

第 4 章 万鼠拜坟

我扒开众人扑上去一看，果然是我爸！

只见他双眼紧闭，双手叠放在胸口，身上穿的，竟然是一身青色寿衣！

一眼看上去，他就和下葬时候的爷爷一模一样！

但是不同的是，他的脚上一只是穿着黑色布鞋——这是死人穿的寿鞋，一只则是老掉牙的解放鞋——这是我爸昨晚穿的鞋子，另一只在我大伯那里。

为什么我爸会躺在我爷爷的棺材里？爷爷的老屋这么多人同时开挖才挖开，我爸是怎么进去的？最关键的是，既然我爸躺在了棺材里，那我爷爷呢？！我爷爷的尸体去哪里了？

「把人抬出来！」陈先生吩咐道。大家合力将我爸抬出来，放在了平地里。

我扑上去哭喊着叫着爸爸，可无论我怎么呼喊，我爸就是那样安详地躺在地上，一动不动，就好像是真的死了一样。在那一刻，我感觉天旋地转，仿佛天都要塌了。

陈先生从我大伯手里接过那只他昨晚捡到的解放鞋，交到我手里，让我去给我爸换上。

我走过去蹲在我爸的脚边，陈先生蹲在我旁边，让我换鞋的动作慢一点，并叫我在心里默念十八遍，爸爸你回来。

我一边在心里默念，一边开始给我爸换鞋。我听见陈先生也在一旁小声呢喃着，好像是在说：鞋分左右，路有阴阳，阴人走阴间路，阳人走阳间路，要是迷了路，赶紧快回头！

陈先生话说的很慢，而且调子很奇怪，就好像是在唱歌一样，等我刚好念完十八遍，将鞋子换好的时候，陈先生也刚好说完最后一个「头」字。他说这个字的时候，左手在我爸的额头上狠狠地拍了一巴掌。

说来奇怪，陈先生这一掌拍下去，我爸噌地一下坐了起来，吓得周围的乡亲们往后退了好几步。

「你们都看到我做啥子？」这是我爸醒来后的第一句话。

听到这话的我，再也忍不住扑上去抱住了我爸。

自从上中学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抱过我爸，因为觉得难为情。没想到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，竟然抱了一回我爸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趁着还有机会，还是要多陪陪二老，不要等到真的入了土，才后悔。

解决了我爸的事情后，陈先生并没有急着让大家回去，而是让大家直接把坟给填了。

我大伯和二伯都非常焦急，连忙阻止。大伯说，是不是等找到了我爷爷的尸体，然后下葬了再填坟？陈先生摇头叹息一声，讲这个地方不能再埋人咯。

大伯讲，这是我爹老子生前自己相中的地方，不止一次讲他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到这里。你现在讲不能埋到这里，这要哪个办才好撒？

我看得出，大伯对陈先生还是很信任的，他说这里不能再埋人，大伯其实是信了的。更何况爷爷已经前后两次爬出了坟，而且现在尸体都找不到了，大伯之前的坚持就更加动摇了。

但是爷爷生前对他的叮嘱，使得他很是矛盾。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快六十岁的老人会露出那么不知所措的表情。他拿着旱烟袋蹲在地上，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，无助得像是个孩子一样。

可即便如此，陈先生的态度还是很坚决，讲这里不能埋人就是不能埋人。

于是在陈先生的指挥下，之前的那些壮汉又匆匆把坟给填了。这一次动作比较麻利，没多久就弄好了。

这个时候太阳已经下山，天渐渐黑了下来。我爸待在一边看着这一切，似乎还没有从昨晚的经历中回过神来，还在努力地回想着他昏迷的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情。

等坟的最后一捧土铲上去的时候，陈先生把我爸之前穿的那只黑色的寿鞋穿在他自己的脚上，然后来到坟上，用穿寿鞋的这只脚在坟土上先后跺了三次脚。他跺脚的时候，嘴里还念念叨叨的，但是隔得有点远，他声音又小，所以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。

陈先生跺完脚之后，又把我爸之前穿的寿衣叠好，放在坟头，然后一把火给烧掉。

我原本以为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。可是陈先生却再次招呼众人，喊大家把我爷爷的碑给倒过来立着。这一下，我大伯，二伯还有我爸都不愿意了。

碑头朝天，灵魂升天；碑头朝地，落入地狱。

这是村子里小孩子都知道的俗语，可是现在陈先生却要把我爷爷的碑倒过来，莫说是我大伯他们，就是我也不愿意啊。哪有这么诅咒我爷爷的？

虽然我爷爷三番两次的爬出老屋躺在我的床上吓我，但是他毕竟没有伤害我，而且，他是我爷爷，我怎么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？就算我是大学生，但是经历过这些事之后，我对民间的这些俗语，充满了敬畏。

陈先生的态度依旧很坚决，讲要是不把碑头倒过来竖起，以后出了事情，就莫再找他陈恩义。

大家都听得出来，陈先生的话讲的很重，基本上是没得商量的余地了。

我大伯和我爸封建思想比较严重，一直不肯让大家动手。这个时候我二伯站了出来，讲，还是听陈先生的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，赶紧把这件事情弄完，不然等到天真的黑了，恐怕又会生出其他的变故。再讲咯，爹老子一直从老屋里爬出来，你不怕，难道小阳就不怕咯？

二伯提到了我，大伯和我爸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低着头，算是默认了。

陈先生赶紧招呼人来动手。碑本来就不大，三四个人就够了。

等到碑倒着竖起来的时候，天明显又黑了一层。

我看见陈先生把自己脚下的两只鞋子脱下来，一手拿着一只，高高举起，然后重重地拍在碑的座基上（此刻的座基已经朝天）。陈先生拍完三下之后，仰着头对天大喊：入土为安，落地生根！

陈先生的话音刚落，我就听到周围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，这声音一开始还很小很远，但是没多久一会儿，这声音就渐渐地变大，而且越来越近。

不止我一个听到了，大家都听到了，而且这种奇怪的声音大家应该都没听到过，所以都有些害怕。那些壮汉手里握着锄头，一副随时要打架的样子。

四周的草丛开始动了起来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一样。我看了一眼陈先生，发现他脸上的表情都纠结得要滴出水来，另一只手的大拇指不断地在其余四根指头那里点来点去，就好像在算着什么东西。

随着声音的越来越大，人群里已经开始有人慌了。我二伯和村支书一个劲地喊莫慌，万事有陈先生。

草丛被扒开，大家看清楚是什么东西——老鼠！成百的老鼠！

它们从四面八方扑过来，并不害怕我们，而是直接从我们的脚下穿过去，然后停在坟边上，一圈又一圈，把坟给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所有的老鼠，黑漆漆地铺满了一地，它们安静的一点声响都没有发出，就那么趴在地上。安静的让人寒毛全都竖了起来。

突然间，所有的老鼠全部站起来！是的，站起来！它们用后面的两条腿支撑着，整个身子立了起来。前面的两只脚不断地从下往上捋着它们的胡须。那胡须，看上去，就好像是三炷香一样立在天地间。它们动作虔诚而统一，一遍又一遍，不厌其烦！所有人都看傻了！在场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样的场景！

陈先生突然极其惊恐地「啊」的一声大叫，整个身子都开始颤抖起来，战战兢兢的喊了一声：「万鼠拜坟，有死无生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」

第 5 章 还有一座坟

陈先生喊完，就慌不择路地跑了。中间还差点摔倒，幸好被紧随其后的二伯抓住了。可是陈先生并不在乎，还是一个劲儿没命地往前跑。他这一跑，大家都跟着跑了，那种场面，用一个以前学过的成语来形容，叫作「落荒而逃」。

我跟在大伯身后，我爸在我侧后方，冥冥中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那诡异的一幕还在继续，这个场景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

进了村子之后，大家伙就都散开回自己的家了。我妈已经做好了饭菜，她还不知道已经找到了我爸，可是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做好了饭菜等我们回来。当我妈看到我爸的那一刻，我才觉得，什么荣华富贵，其实都是假的，只有家人才是实实在在的。赚再多的钱又能怎么样，死了以后还不是一捧黄土？

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妈和我爸拥抱的样子，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村里人不时兴这一套，可是就在那个夜晚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妈紧紧地抱着我爸哭泣，生怕一松手我爸就会消失一样。

我不知道我妈在得知我爸失踪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，特别是她唯一的儿子还昏迷不醒，那个时候她，我想应该是人生最绝望的时刻。还好她挺了过来，现在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平安无事，这也算是爷爷去世以后，唯一的幸事了。

陈先生的家在镇上，天已经黑了，他不可能再回去，只好留在我家住一宿。自从他进门以来，我就看见他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，时不时地还会看一看院子外面。而他看的那个方向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就是我爷爷老屋的方向。

饭桌上，陈先生的双手都还在颤抖，似乎还在害怕。大伯和二伯没有说什么，我也只好安安静静的吃饭，什么也没问。毕竟我也害怕问了之后，会惊吓到我妈。

陈泥匠死了，毫无征兆地死在了自家的院子里。

这是晚饭后村里传开的一件事。二伯前去查看了一下，他是警察，有这方面的权力。回来的时候，他说初步判断，认为是心肌梗死，也就是通常讲的心脏病突发死了。

这个判断很难让人信服，因为万鼠拜坟的事情已经在村里流传开了。那么多老鼠闹出来的动静，不可能瞒得住。甚至已经开始有人谣传，凡是沾了我爷爷坟的人，都要死。一时间，人心惶惶，所有人都不敢和我们家接触了。

吃了晚饭之后，大伯说要去陈泥匠家守灵。这是必须的规矩。因为不管怎么说，陈泥匠的死都和我家有关。我说我也要去，大伯害怕会出事，一开始是拒绝的。但是陈先生却说，他去去也好，于是我就跟着大伯二伯前往村头的陈泥匠家。我没想到的是，陈先生也跟着过来了。只不过他一直走在后面，不说一句话。

陈泥匠家的灵堂已经搭好了。因为他没有子嗣，所以对于他的死因并没有人愿意去深究。否则按照我二伯的说法，要去镇上

甚至是市里面做法医鉴定才行，可谁愿意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出这份钱，谁又愿意为了他耗费人力物力？

因此，经过村支书和村里的一些老人商量后，决定由大家凑钱，给陈泥匠摆三天的道场后，就下葬。

到了陈泥匠的灵堂后，发现只有一个王二狗在看灵。不过想想也对，没有谁愿意和陈泥匠拉扯上太多的关系。可王二狗不一样，他是个酒鬼，而且还是个单身汉，只要给他点钱，给点酒，他什么都愿意干。

看到我们来了，王二狗就跌跌撞撞地走了。等王二狗走后，二伯叫我去把院子的门关上。回来的时候，大伯和二伯正忙着生火，陈先生站在陈泥匠的灵堂前，上了三炷香。

陈先生上完香后，叫我跪在灵堂前，给陈泥匠磕三个头。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是我还是照做了。不管怎么说，陈先生可是救过我爸命的人，他的本事还是有的，不得不佩服。

如果我的大学老师，知道我佩服一个搞封建迷信的人，估计会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。

大伯和二伯生完火后，也给陈泥匠敬了三炷香，我大伯还对着陈泥匠的灵位讲，陈老弟，小阳哈是个娃娃，你就算有么子心愿，也不要找他，你找我，做大哥的帮你完成。

一切都弄完了之后，我们四个人就坐在陈泥匠的灵堂前，院子里燃着篝火，和之前一样，这也不是为了取暖，而是为了照明。

火光摇曳，印在大伯他们的脸上，岁月在他们脸上留下的痕迹在火光下显得更加沧桑。我看见他们都紧皱着眉头，知道他们肯定是有什​​么心事。特别是陈先生也跟着我们来陈泥匠家守灵，这有些不合情理，想来应该是有什么事要说，但是在我家又不方便讨论。

果然，还是我二伯最先开口说话：「老同学，这里也没外人，你有么子话就直接讲。」

陈先生抽了一口旱烟，没有开口讲话。大伯和二伯也没有再急着追问，而是耐心地等待着。

陈先生又抽了一口烟，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问我，小娃娃抽烟不？

我摇头说不抽。

陈先生点点头，讲，好角色。不抽烟是好事。以后也莫抽。等你大学毕业了，到外头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就莫要回来咯。

我讲这儿是我老家。

陈先生笑到起讲，穷山恶水的，有么子好住的。老不老家的有么子关系？等你到外头安了家，你的娃娃的老家不就是外头了嘛。就像你爷爷到这里安了家，所以这里就是你老家一样。

我不清楚陈先生为什么会突然和我讲这些，毕竟我和陈先生还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他好像又和我很熟的样子。

陈先生讲完这些之后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然后对我二伯讲，你爹老子的尸体就不要再去找咯，你找也找不到滴。

我二伯还没开口，我大伯就不同意了，他讲人死为大，都讲究一个入土为安，要是连爹老子的尸体都找不到，等我死以后，哪有脸下去见他？

陈先生摇摇头，讲，你就算下去了（我们这边一般不说死了，而是换了个说法，叫作「下去了」），也是见不到他咯。

二伯问，为么子？

陈先生叹息一声，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然后才讲，你爹老子沉寂了大半辈子，没想到临死的时候玩了哪个（这么）一手。我这么跟你讲，人都有三魂七魄，你晓得吧？人死了之后，这些三魂七魄是要离开身体的，但是呢，你爹老子把他自己的魂魄困到了他的身体里，所以，就算是你下去了，也是看不到他滴。

我们三个都听傻了！特别是我，一个接受了十几年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人，听到一个中年人讲这个世界上存在三魂七魄，更有一种莫名的荒诞。他这不是摆明了讲，这个世界上存在鬼么？这叫我一时无法接受。

而且陈先生讲的，不仅仅只是存在鬼那么简单，而是还能把这个东西困到尸体里面，这就更加难以让人接受了。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事情，我肯定会给陈先生冠上一个封建迷信的帽子。我大伯二伯也很难以接受，可他们难以接受的是，我爷爷的灵魂不能轮回转世这件事，而不是世界观的问题。

所以我没有说话，等着陈先生继续说下去。可是大伯却焦急地问陈先生，我爹老子为么子要哪个做？

陈先生又重重地吸了一口烟，这才继续讲，这个等哈子再讲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晓不晓得，廷公那座坟有问题？

下葬之前肯定不知道，但是现在就算是我都知道这坟肯定有问题了。要是没问题，我爷爷又怎么可能三番两次爬出来？但是问题出在哪里，我们都不晓得。

陈先生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大伯二伯，这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讲道：「廷公的坟下面，还有一座坟！」

第 6 章 爷爷是赶尸匠？

陈先生的眼睛里仿佛散发着一股难以描述的光芒，他十分笃定地说道：「廷公的坟下面，还有一座坟！」

我大伯听到这话一下子就炸毛了。摆手直说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哪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？那块地都是做道场的先生看过的，要是真的下面还有座坟，他不可能不给我们讲。

陈先生听到我大伯的话后竟然嗤笑一声，讲，要是你讲的那个道场先生看得到地下还有座坟的话，你爹老子也就不是你爹老子咯。

这一下，我和我二伯也被陈先生的话给弄懵了。我二伯开口问，老同学，你莫卖关子咯，直接讲。

陈先生吸了一口烟，没有急着回答我二伯的话，而是指着灵堂里的棺材，转过头来问我，小娃娃，你晓得他是做么子的不？

我点头，讲，泥匠。

陈先生又问我，那你晓得我是做么子的不？

我本来很想说道士之类的，但是想想，陈先生的做派好像和道士并没有多大的关系，虽然他身上也带着铜钱和符，可我还是没办法把他和道士联系起来。所以我摇摇头说不知道。

陈先生自己回答他自己，讲，我是一个孩匠（鞋匠）。

他说完这话，我突然想到他之前让我给我爸换鞋的时候说过的话，鞋分左右，路有阴阳，阴人走阴间路，阳人走阳间路，要是迷了路，赶紧快回头！

我大伯有些搞不懂了，忙问道，陈先生不是风水先生？

陈先生摇头讲，我只是一个孩匠，一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给人做孩子（鞋子）。为活人做阳孩，给死人做阴孩，一做就做了三十多年咯。

我们三个都安静地听着陈先生讲，没有打断他。

陈先生继续往下讲，小娃娃，你还记得到你爹从棺材里出来的时候脚下穿的那只黑色布孩不？阴人有阴人的路，阳人有阳人的路，穿么子样的孩子，走么子样的路。你爹就是被那只孩子带错了路，进了你爷爷的棺材。还好他只穿上一只阴孩，要是两只脚都穿上了，那就麻烦咯。

我爸经此一劫，我到现在都还心有余悸，心想到底是哪个王八蛋给我爸穿的阴孩？这么想着，我就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。

陈先生伸手指了指地下，压了压嗓子讲，被你爷爷坟压着的地下那位。

陈先生讲，它不甘心被你爷爷的坟压着，但是它又对你爷爷无可奈何，就只好对你们这些后人下手。你本来是它的目标，但是你爷爷爬出来守到你床边，它莫得办法，就只好对你爹下手。

直到这时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我爷爷爬出老屋，并不是他故意作怪要来害我们家，而是他就算是死了，也要跑回来守护着他的孙子。

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一切也就讲得通了。为什么爷爷回来后躺在我身边而不是我大伯二伯之类，又为什么爷爷会在我晕倒后就站到我身边，他做的这一切，原来都是为了保护我。

亏我之前还那么埋怨他，怪他不好好入土为安，没想到他.....我真的很想找个洞钻进去算了。

「那陈泥匠他是哪个回事？」我二伯毕竟是警察出生，心里头一直惦记着这件事。他虽然给乡亲们讲陈泥匠是心脏病死的，但是其实他自己都是不相信的。之前乡亲们虽然没说，但是大家都心知肚明，他们是把陈泥匠的死因归咎于我爷爷，我二伯想还我爷爷一个清白。

陈先生看了一眼陈泥匠的灵堂，这才继续讲，他是一个泥匠。为活人修阳宅，给死人修阴宅。只不过最近几年来，他都是修阴宅，染了一身阴气，想不死都难。

更何况，他还得罪了地下的那位，要不是有廷公护到起的，他第一次进坟给廷公修老屋的时候就死咯。

我问陈先生，我爷爷的坟下面到底是谁？

陈先生摇头讲，我也不晓得。不过，地底下的那位，起码都有两百年咯。你还记得到挖你爷爷坟之前我抛铜钱不？那是「投石问路」，问的是能不能挖坟。我前后问了十次，才得到下面那位的同意，一般来讲，我是个孩匠，阴阳两路不会让我哪个为难，再厉害的家伙，我问个三四次也就差不多了，那个家伙硬生生让我问了十次，而且最后一次哈是（还是）你爷爷帮了忙滴。你们自己讲，这么厉害的一个家伙，你们请的那个道场先生看得出来？老实给你们讲，要不是廷公选了这个坟，就连我，也不晓得地下还埋了这么个家伙。

说到这里，我已经明白了，不是那个道场先生不给我们说爷爷的坟下面还有一座坟，而是他自己都不知道在这座坟的下面，竟然还有一座坟！

我已经不敢相信爷爷的坟下面到底埋着什么东西了，在我看来，陈先生已经是顶尖厉害的角色了，可是 he 都说，要不是因为有爷爷选的坟在上面，他也不会知道在这座坟下面，还有一座坟。

可是，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厉害，我爷爷都能够镇得住他，那我爷爷该是怎样的一个狠角色？我很想问陈先生这个问题，但是却被二伯打断了。

「老同学，你喊我们不要找我爹老子的尸体了，现在能讲为么子了不？」我二伯把话题转到之前的那里。

陈先生还是和之前一样，没有急着回答，而是先问我大伯，你晓得你爹老子以前是搞么子的不？

大伯讲，听说他打过鬼子，回村后就一直搞农民嘛。

「你呢？」陈先生又问我二伯。二伯的回答和大伯一样。

「所以说，你们一点都不了解你们的爹老子。」陈先生叹息一声，继续讲，「你晓得我以前为么子从来不到你们村子来不？」

这件事是实情，大伯和二伯知道，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，以前陈先生从来不来我们村子，就算是来了，也是不进村，只在村口站着。所以二伯这次在去请陈先生来之前，也很不确定能不能请到他。

「那是因为我的道行在你们爹老子面前，连入门都不算。有那么一位前辈在你们村子镇着，你讲，我敢进村不？」陈先生不仅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，相反还有些骄傲。

大伯和二伯对看了一眼，显然都从对方的眼里看到了迷惑。二伯问，难道我爹老子也是孩匠？

「不是，」陈先生讲，「我具体也不好讲你爹老子是做哪一门手艺滴，好像他哪门子都会。如果真的要讲他是搞么子的，我想，他应该是个赶尸匠！」

赶尸匠？我在心里回味着这个词。

这不是流传在湖南湘西一带的传说么？难道是真的？

这里要介绍一下我老家的地理位置，地处湘西边缘，和重庆仅仅只隔了一条河，和贵州也接近。所以讲话的方言和重庆那边很接近，和贵州的一些话也差不多。但是，我还是没能想到我那个平日里只会挖土栽树，犁田栽秧的庄稼汉是个赶尸匠！

我大伯也表达了自己的怀疑，他讲，不可能，我从来没听我爹老子提到过，也从来没看到过他赶尸。

陈先生点头讲，这就是廷公厉害的地方咯，隐忍了五六十年，都没被人发现。要不是我看到他这一手「偷天换日」，我也不敢讲他是个赶尸匠。再说咯，现在交通那么发达，哪里还需要赶尸？

这一下，我们又听懵了。之前陈先生讲「投石问路」，我还能理解，那这个「偷天换日」又是个么子概念？

第 7 章 只是一个开始

陈先生晓得我们听不懂「偷天换日」是个么子概念，于是开始主动解释。

他讲，廷公坟下面这位埋的地方应该不寻常，有点像「老虎地」，又有点像「八卦地」，至于到底是个么子地，我看不出来，这是那些风水先生擅长的事。不过廷公肯定是晓得滴，不然也不会嘱咐你们一定要埋到那个地方。我估计，廷公不仅晓得那块地，而且还晓得下面有座坟，而且看出来那座坟最近要得势，所以他用了「偷天换日」的手法，把自己埋了进去，偷了之前那位的运势，换到了他自己的身上。两百多年的运势，廷公讲偷就偷，他还真不是一般的狠。

我二伯问，这个哪个讲？

陈先生说，你想，如果是你，辛辛苦苦在地下攒了两百多年的运势，突然来了个外人，要和你抢，你愿意不？肯定不愿意撒！但是那个人硬要和你抢，你哪个办？肯定是狠狠地拾掇一顿是不咯？问题是如果这个人是你打不过的家伙呢？那就很简单了，那你就只能选择他的家人下手咯。这就是同样的道理。地下的那位选中了这个小娃娃。所以讲，廷公是真的狠，万一他算错咯，他的孙娃娃不是就没得咯？

陈先生顿了顿，继续讲，这哈是他狠的第一点，其实他最狠的地方不是到这儿，而是他对他自己更狠！

二伯忙问，这又是哪个回事？

陈先生讲，你晓得「偷天换日」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个子不？

我们都摇头。

我看见陈先生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才讲：我虽然不是赶尸一脉的人，但是我也晓得，不，应该只要是圈里的人都晓得，要用「偷天换日」的一个条件就是，必须是活人埋进去，也就是讲，必须要活埋！

我大伯，二伯，以及我，全部瞪大着眼睛，特别是我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只觉得是一片空白！

如果陈先生讲的是真的，那么，我爷爷其实是没有死，而是我们把他给活埋了！？

陈先生应该是看出了我们脸上的痛苦，所以开导我们讲，你们也不要难过，这是廷公他自己的选择。

「啪！」我大伯直接一耳光扇到自己脸上，不断重复道：「应该送医院滴，应该送医院滴.....」

陈先生讲，就算是送医院，医院也是下死亡诊断。廷公的手段，应该是赶尸匠一脉里的「炼活尸」。也就是讲，他把自己炼成了一具尸体，要不是圈内的人，不可能晓得他其实哈活到起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廷公下葬前的嘴巴应该是闭不上滴，而且越张越大。那是因为，他是要把自己活活憋死，所以才会大张着嘴巴。而且大张着嘴巴的另外一个原因，是因为他是要吸噬地下那位的运势滴。

这个陈先生并没有看到我爷爷的尸体，但是却能根据他之前挖我爷爷的坟就知道那么多事情，而且说得基本上一点都没错，不得不说，这位陈先生的本事简直没话说。可是即使是这样一

位厉害的角色，都还说在我爷爷面前算是刚入门，那我爷爷到底已经厉害到什么样子了，我几乎不敢想象了。

陈先生看了一眼我二伯，继续讲，你之前问我你爹老子的尸体到哪里去了，我现在可以和你讲，你爹老子的尸体，现在就应该躺在地下那位的坟里。所以你不要再四处乱找了，找也是找不到滴。另外，我要提醒你们一句，你们想都不要想到去挖坟，我跟你讲，那座坟，现在哪个挖，哪个死！

我问，为么子？

陈先生冷笑一声，讲，为么子？我好不容易让那座坟安静下来，要是哪个再去吵到（打扰的意思）它，到时候不仅仅是地下那位，还有你爷爷，都不会放过他，你自己想哈子，被这么两个狠角色记恨，哈有活的命不？

我二伯讲，那我爹老子还会再爬出来不？

说到这里，我看见陈先生的身体明显地震了一下，很显然，他是在害怕。

陈先生讲，你最好是求菩萨保佑你爹老子不要再出来咯。不然.....

「不然么子？」二伯着急地问道。

陈先生讲，之前的万鼠拜坟你看到了吧？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。据说是两千多年前，发生到山西长平，有人把自

己「炼活尸」，炼出了万鼠拜坟，结果一支军队平白无故的消失咯。而这支军队，一共四十五万人！

我听到这里，脑子里嗡了一下，脱口而出：「白起？长平之战？」

「么子白起黑起？我没听过，我也只是听我师傅讲滴。他老人家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，以后你个瓜娃子要是遇到万鼠拜坟，给老子有好快跑好快，有好远跑好远。要不是我不能走夜路，我早就离开这里咯。」陈先生说话的时候身子都还在颤抖，似乎还在害怕之前看到的那个场景。（后来我才晓得，他们做鞋匠的，是不能走夜路的，因为他们脚下的鞋子，有一只，是阴鞋。）

大伯问我，么子喊过长平之战？

我讲，长平之战，是古时候秦国和赵国打战，因为发生在长平，所以叫作长平之战。最后，赵军战败，秦军获胜进占长平，并且坑杀赵国 40 余万降兵。而率领秦军的将军，就叫作白起。

二伯问陈先生，老同学，你是讲，我爹老子会杀人？

陈先生摇摇头讲，我现在也讲不清楚。一开始我以为廷公只是为了吸噬地下那位的运势，所以也就帮他一把。我把碑头倒立过来，是要让廷公稳稳压过那位的意思。而且我还放了一双我的孩子到碑的上头，应该不会有好大的问题。但是接下来的万鼠拜坟，我是哪个都没想到。要是晓得会是这么回事，打死我都不会来这里。

那我们现在哪个办？二伯又问道。

陈先生讲，我是真的不晓得哪个办咯。我现在连这些老鼠拜的到底是地下那位还是拜的你爹老子都搞不清，我能有啥子办法嘛？反正明天天一亮我就走，后面的事情，我是无能为力咯。

我问，那些老鼠拜的是谁，有么子区别不？

陈先生讲，如果拜的是廷公，那还好说，毕竟他生前就是赶尸匠，得了地下那位的气运之后，被万鼠朝拜，理所当然。如果拜的是地下那位，说明它已经成了气候，那么那些吵到过（打扰过）他的，也就是你们村子的人，都要死！

听了陈先生的话，大伯，二伯，还有我，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我原本以为这个世界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，什么鬼魂啊，妖怪啊，都是虚构出来的东西，可是如今的遭遇，几乎是完全颠覆了我的世界观。

可是我还是有好多好多的事情不明白，为什么我爷爷那么慈祥的一位长辈，就成了陈先生口中的赶尸匠了？他为什么又要活埋自己去炼什么活尸？地下的那位到底又有着什么样的身份？我爷爷生前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？那些万鼠朝拜的，到底是谁？

我仿佛又看到在爷爷坟前，成千上万的老鼠直立在坟的四周，用它们的前爪，把它们的胡须从下往上朝天捋起，就好像一手持着三炷香朝拜一样的场景。

在回来之前，我以为爷爷的去世是一个人的终结，却没想到，这仅仅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.....

第 8 章 另一个我

院子里的火光还在不停地跳跃，就好像是一位身姿曼妙的少女在火中起舞一样。大伯和二伯脸上的皱纹被火光照耀的一明一灭，仿佛一副年代感久远的油画。

陈先生在给他的旱烟袋装上烟丝，却并没有急着抽，而是预备着，等到烟瘾犯的时候，点着就能抽了。

原本还有说话声音的院子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只有柴火燃烧时候的哔啵噼啪的声音。没多一会儿，我就困意上脑，打了一个哈欠。

二伯对我说，你和陈先生先回去，这里有我和你大伯就成咯。

我还没回应，陈先生当先点了点头，表示答应了。我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总不能说我要留在这里守灵，陈先生你自己回去吧？

今天刚好是阴历十六，天上的月亮很圆很亮，而且没有什么乌云，就算是走夜路，也能看得很清楚。但是陈先生还是从陈泥匠的家里找了一盏煤油灯点着了提在手里。

和去陈泥匠家的时候一样，陈先生还是选择走在后面。我有意等等他，所以放慢脚步，没想到他也慢了下来，于是我加快脚步，可他也追了上来，和我之间总是距离两到三步的样子。

「小娃娃，你晓得走夜路最忌讳的是么子不？」陈先生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响起。

我想了想，好像以前听老人们说过一些这方面的内容，于是回答道：「走夜路不能回头，有人喊你不能答应。」

「屁！」陈先生嗤笑一声，讲：「走夜路最忌讳的是一快一慢。节奏变了，会让那些东西以为你是在跳舞，然后就都围到你身边咯。到时候肯定舍不得放你走，来个鬼打墙，那就好玩咯。」

我讲，陈先生，你莫黑我，我胆子本来就小，这几天又一直被黑挫（吓到），万一被黑死了，哪个办？

陈先生听了后笑到起讲，你爷爷的尸体睡到你旁边儿，你都没黑死，难道我讲句话就黑死你咯？

很显然，陈泥匠是不相信我会被吓死的。

确实，自从回到村子以后，我遇到的这些事情，换作是其他任何一个人亲身经历，估计都会被吓个半死或者直接吓死。但是我没有。不知不觉中，我竟然惊奇地发现，我的胆子似乎变大了些。

我想到了上中学的时候，老师讲过的那么一个实验，说是把青蛙放进温水里，然后用火在下面烧水，青蛙是不会跳出来，直到被煮死。这就是著名的温水煮青蛙的故事。我想，我现在就是那只青蛙，如今周遭发生的事情就是那被火烧着的温水，我

越来越不害怕这水的温度，就是不知道会不会也有被这水烫死的那一天。

我想，那一天肯定会到来的，只不过时间长短而已，毕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有谁是长命百岁？就像我爷爷，已经是陈先生口中那么厉害的人物了，最后还不是自己把自己给活活憋死了？

突然间，我开始对整个人生生出了一丝疑惑，以前我活着努力读书是为了以后挣钱孝敬爷爷和父母，可就算是挣了再多的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到了最后，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，难道不都是一捧土么？

走了一段路，我摇了摇头，把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抛开，并且暗骂自己真是矫情——明明自己都还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大学

生，还敢说挣再多的钱也没用这样的话，不是矫情是什么？

我问陈先生，你说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，你不敢进我们的村子，是因为害怕得罪我爷爷。难道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我爷爷是赶尸匠了？

陈先生叹息一声，似乎是对往事的一种感慨，然后他对我讲，你爷爷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有本事的人。要不是亲眼看到他用「偷天换日」，我根本就不敢讲他是赶尸匠。他懂得滴东西太多咯。但是这「偷天换日」，只有湘西赶尸一脉的人才晓得哪个弄。所以以前我是不晓得你爷爷是赶尸匠滴。

那你是哪个认得到我爷爷滴？我追问着。

陈先生讲，是你爷爷找到我滴。

我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勾起来了，继续问他，是我爷爷找滴你？

他讲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应该是 22 年前，那个时候我刚出师，我独自接滴第一件事，就是替你爷爷做一双孩子。一双婴儿穿的阴阳孩。——莫回头，小心吹灭了你肩膀上的火焰。你猜得没错，那双孩子就是给你穿滴。

给我穿滴？我有些吃惊。

是滴。陈先生继续讲，从那以后，他每年都会来我这里要我给他做一双阴阳孩。每次做完之后，他来取的时候都会指出哪些地方可以改进一哈，哪些地方做得不错。一开始我哈以为他也是个孩匠，因为他讲的有些东西，连我师傅都不晓得。所以有你爷爷到村子里头，我根本就不敢进来丢人现眼。

我还是不懂，继续问道，为什么要给我穿阴阳孩嘞？

陈先生讲，鞋分左右，路有阴阳，阳鞋护体，阴鞋辟邪。他这是为了保护你。

我想到我爷爷每年都会送我一双布鞋，虽然有时候不穿，但基本上都会带到学校去。没想到爷爷对我的疼爱，从我出生就已经开始发芽。

我又问，那你们孩匠和赶尸匠，有么子区别不？

陈先生这一次没有急到回答我，而是走了好几步之后，他突然问我，小娃娃，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儿不大对头？



我看了看四周，月色下视野比较清晰，银色的光芒笼罩着整个村子，很安详，很宁静——没有什么不大对头啊。

于是我说，没有啊，看到起都挺正常滴。

陈先生加快步子往前走了两步，和我肩并肩，他突然转过头来问我，难道，你不觉得我们走滴时间有点长了么？

被他这么一讲，我脑子突然嗡的一下，我意识到，我们村子本来就不大，走了这么久，就算是从村头走到村尾都要走到了，更何况还是住在村中间的我家？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看到远处有几间屋子，走了好一会儿，还是没走到。

我讲，好像是有点儿不大对头。

陈先生讲，我就讲嘛，万鼠拜坟这么大的阵仗都摆出来了，要是晚上不搞点儿动静，都不大正常。小娃娃，你听讲过鬼打墙吧？

我点头，这是民间传说的一种，讲的是路被错路鬼错开了，你以为你一直在走，其实你只是在原地打转。

陈先生又讲，小娃娃，提到煤油灯。看我啷个破它的鬼打墙。

我接过陈先生手中的煤油灯，只见他弯腰把脚上的两只鞋子脱了，左手拿着右脚的鞋子，右手拿着左手的鞋子，然后直起腰来，伸手把两只鞋子放到身前，然后在空中对撞两只鞋子的鞋底板。

「啪」的一声之后，陈先生往前走三步，我连忙跟上去。随后，他每拍一下鞋子，就往前走三步。之前还离我们很远的屋子，在陈先生拍了几十下之后，还真的就走到了。

可是等我举起煤油灯一看眼前的院子，发现竟然是陈泥匠的院子！

院子里还生的有篝火，我们走了这么久，竟然又绕回来咯！

我对陈先生讲，要不我们今晚就到这里将就一下算了，莫回去了。

陈先生讲也好。

就在我准备推门进去的时候，我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。我贴在破烂门上通过门缝看进去，院子里火光摇曳，在火光的照耀下，陈泥匠的灵堂前，竟然依次坐着我大伯，二伯，陈先生，以及，另外一个我……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